

## 貞婦

沉君

「那裏的野女人？陳總長的三小姐纔是我的媳婦呢！打！打！」慕鳳宸兩眼發出比豺虎還要殘酷的凶光，怒髮衝冠拿條馬鞭子劈臉向何姑娘亂打。

「哎呀！真硬心啊！不認我也罷，何必這樣渴你全當行好！」何姑娘覺得滿身痛不可忍，口裏哀求，身子却竭力掙扎。但是強橫而多力的他，抓着她直像鷄子抓小雞一般，那能掙得脫。正在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的當兒，有種天崩地裂的聲音襲來，原來是四眼（狗名）將早上喝「糊塗」的飯碗扒打了，方才的一切都是夢境。

突，突，她想到夢境心還似小鹿是的跳着。

「從此斷了念吧！每次夢見他總沒有見過他的好臉！」她幽幽的自己說了幾句，兩泓清淚又在她的枯瘦而燒得飛紅的臉上流着。

「薄命！薄命！三個月死了父親，五個月死了母親……只說長大了可跳出火坑，又遇到那母老虎般的

婆婆，沒良心的男人，……」她由這場惡夢，又聯想到她不幸的遭際。

「錢怕是建章拿去還賭債了，偷梨的總是建義」她因為連日發極高度的熱，舌頭乾得同枯葉一般簡直不能打灣，很想吃點解渴的東西，不意向床裏一摸再也摸不着前天高四嬸送來的「粗皮香。」不獨梨摸不着，傅舉人家送來的四串枕頭工錢也沒有。「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得」此類的委屈是她的家常便飯，何況這點小事？偷偷的，低低的都魯兩句，此事便算了結了。

望望縱橫不滿一尺的，東向的窗戶太陽已經全出去了，大約此時已快晌午。欠起身來，想坐會子，免得腰疼得折了似是，那知身子還未坐定，整個的房子都旋轉起來，立時頭昏眼黑，只好躺下，靜聽着，有人從窗前面過時，好求他給點開水。

「二嫂，你的精神真來得，要我這樣拼，就沒有命了。我們四個人拚你一個。」啞胡嚨的分明是何三奶的聲，大約此時她們又在堂屋里間打牌了。

「那有的事，這兩場因為精神來不及，差不多輸的認不得家了。」吱刺刺的聲音尖得刺耳；無論誰，只要是會過邱二奶的，都承認是她的玉音。

「何三嫂你這幾天的運氣真好！建議說你昨天一輸贏了『串八子』！賣豆腐家說。因為她娘家是棗陽人，口音和本地不同，一聽都知道。」

「你聽那娃們瞎說，沒輸，就算運氣了。」何三奶雖竭力否認賣豆腐家的話，可是她說話時高興的音調，已將賣豆腐家的話證實。

「老吳泡茶來。世間可有像你這樣『摸索』的人？只管說今天晌午蒸一饅，飯要晚點，怕客們頂不着，教你打幾碗荷包蛋，炕盤饅片來，直到現在還沒有摸出來！」何三奶的喉嚨本就有些啞，這樣提着嗓子一叫，真像敲了陣破鑼。

登登，登登，一陣連跑帶跳的足音，自遠而至接着又是個小女孩唱曲的聲音，那羣牌友的高言偉論，都因此聽不真了。她唱的是：

「拿起線蛋往東纏，纏得蝴蝶鬧花園；拿起線蛋往南纏，纏得蝴蝶戲水僊；拿起線蛋往西纏，纏得大紅袖袄繡花邊……」

「小九你乖的很！你看廚房的鍋要是開了，教老吳端點給我喝，渴死了！」她由歌聲及足音斷定自外進院的是她的小姪女，小九。

「你不會教老吳？又不是啞子呢？我使不動她。」「拿起線蛋往北纏，纏得八摺裙子罩金蓮。」她叱狗似的搪塞何姑娘兩句，又洋洋得意的唱着她的曲一溜烟跑了。

「唉！連小九都這樣對待我！她自從不吃奶，梳頭裏脚，穿的戴的那樣不是我承當？現在是看我不能伺候她了！」想不到小九也如此可惡，不禁凜凜的歎息了兩聲。

小九的唱聲剛遠得聽不真切，那羣牌友們的談笑聲便起而代之。

「你們看老吳多樣笨，打雞蛋，竟做得這樣老，這

吃了不頂心？」何三奶在挑剔端來的荷包蛋。因為她看見碗裏的雞蛋的黃，在白薄的地方，並不現出蛋黃的柿黃色。

「也吃得！」

「不是外人！」

客人都這樣的勸慰主人。

「可是，三相公娘子，你知道這事嗎？慕寨的老太太死了；三少爺，慕鳳宸你的妹夫，已經奔喪回來了——你大妹的病這兩天怎樣？」東倉房的三奶向何三奶說。三奶的外號叫「包打聽」，所以無論誰家的事，她總先知道。

「啊！啊！慕家老婆死了。你別提他姑啦，幾個月都未洗，有的大夫說不是病。要是這樣，不愁壞人？」何三奶的聲調頗與平日說話不同，若果在她面前時，總可看見她擠眼撇嘴，做種種輕蔑人的表示。

「她不是怪莊重的人？」邱二奶問。

「心裏做事的人多着呢！」賣豆腐家像接何三奶的

腔是的說。

他們的聲音忽然低微，以後她便聽不清了。

棉油燈本來就同螢火蟲是的，何況又是一根細蠟草？這種微小，暗深的光將屋內煊染得賽似包丞相審官司時佈置的森羅殿。更因屋窄窗小之故，牆根，床下的潮濕氣，久病者的被褥衣履的汗穢氣，能使吸慣清新空氣的人嗅之頭痛，作嘔。何姑娘躺在張破床上，下半截身子，蓋了床舊織花薄棉被，被上有斑斑點點的血痕是她前兩天流的鼻血。床前的破椅上擺了隻缺嘴茶壺，兩碗看去不黃不黑，喝着又苦又澀的茶。因為老姑娘回來了，故何三奶有此特別待遇。

老姑娘是個面目慈善服飾樸素的人：年紀約在五十五左右。她坐在何姑娘的床沿上，拉着何姑娘的枯瘦如柴的手。大約是姑姪們方才又提到何姑娘的不幸的遭際吧，不然何以她們都是滿面淚痕。但現在因為何三奶在側，難免有不能教她聽的話，所以姑姪倆都默默無語。

惟以淚眼相看。

何三奶坐在靠山牆的板橙上；是個中年婦人。穿了一件淺藍半舊布衫，紫巍巍的由綠色洗成的「竹節褲子」。「半欄脚」幸還周正。頭還光，「蘭花鬢」梳得將眉毛都蓋去半截。眉目很清秀只是瘦得皮都黏在骨頭上，而且臉上帶種抽鴉片的人所特有的灰色。有兩三個半寸長的，琥珀色的指甲，可知她是個什麼事都不要親自做的有福人。當何姑娘姑姪們噓唏相對的時候，她同沒事人一樣，抱個水烟袋，咕嚕，咕嚕的抽個不住。

「姑啊！前天聽見三奶說：慕家老太太死了，他也回來了。我想到慕寨看看，你看怎樣？」何姑娘首先破了這屋內沈悶的空氣，低低的問老姑娘。

「你別執拗了吧！妞啣！三奶的話雖然是真的，可是他要是有人良心的人，何至於在外國相與洋女人，把你丟得上不下下；要是那慕老婆子歡喜你，也不同她娃擰成一股繩。況且你現在一天吃不上一天碗飯；發燒除外還三天兩頭吐血或流鼻血。」老姑娘是何姑娘的

親姑，從來看她同自己的女兒一樣。她對於何姑娘咬着牙替慕家守貞的志氣固然極贊同，可是她覺得何姑娘這回到慕寨去，除了惹氣添病外沒有什麼好處，所以極力阻攔。

「唉！姑啣！我又不是啥小娃，二十五六的人了，啥事我想不到。我生是慕家人，死是慕家鬼，：只要：他讓死在他家，就算他有良心了。像我這樣沒福的人還想啥名利！」她雖是詛咒生贊美死的人，但求生乃人生的本能，說到此處，也不禁抽抽咽咽的哭了。

「姑啊！你老人家別攔妹吧！一則妹是賢惠人，你不讓她去盡孝，她心中不舒坦，二則人誰沒有天良發現的時候，慕三少見了妹也許想起往日夫婦的情腸，接妹回去都沒準。」何三奶極力慫恿老姑娘，但神氣很坦然許是因爲這堆狗屎有送出門的希望吧。

「你既是一定要，也只好由你；不過要等病好點時候再講。」老姑娘知道她的病全生於精神上的痛苦，事事不遂心；所以不敢違反她的意思。但心中總想惟一

天是一天。

「那末姑啊！你可要給我裁身孝衣。他家一定不會給我預備孝衣。你裁好教東莊二姐做；姊妹們各得怪好，她總肯。陳六娘借我有十串錢，方家還有三四串衣裳工錢沒給我，這些錢也夠買布同祭禮了。」何姑娘如此囑託她姑。

「妹，回來時帶的一千串錢我還在使着，這幾乎老說還，老還不上。妹要啥，我這裏有零錢。」慣於說空話敷衍面子的何三奶又在賣弄故智了。

「嫂子說那裏話！因為我命苦這幾年不知道累費了哥嫂多少。陳家方家的錢也該要了。」她強勉對何三奶慘然笑，表示她的感謝的意思。

這是慕老太太開弔的第二天。

雖然慕鳳宸只是個留學生，回國來在財政部任事，但在沒有見過世面的B縣人的心目中「洋翰林」已是人間的闊角色，何況見月有人送來二三百塊白花花的洋

錢。所以慕老太太開弔的消息傳出後，親友們不用說了，就是素日和慕家無大交誼人，也厚厚的備了份禮，來結識闊人；別的人不講，就開住房的阿狗還稱了十斤紙送來。此外還有種使附近鄉人趨之若鶩的原因，就是，慕家這次喪事辦得異常闊氣。據說這兩天慕家前後院都搭着棚；棚前還有成對的斗大白湖縐彩毯，隨風飄舞；除了最後最前兩層院外中間兩院的棚下都擺上桌子板橙以便開流水席。堂屋階下磚砌的化錢爐差不多有一圍粗細；東西廂的檐下都坐滿了女客們帶的老媽子和小孩。菜罩子和金銀山簡直數不清；金童玉女的衣服都燦爛奪目；緞子帳子白竹布輓聯因為屋內已掛滿，有些都掛在棚下。餘如喇叭，響手，和尚，道士，自然應有盡有。

這天下午是大姑太太上祭。母女情重，姑太太拍着棺材哭得哀哀欲絕。大老爺弟兄們大太太妯娌們，開頭也是陪着哭，後來覺得姑太太哭得太痛，深恐有傷身體便相繼收淚來勸她。

「三老爺，外面來了兩個女客，一個是病的。她們說那病的是三……三太太不是在天津沒有回來嗎？」當大家正在勸姑太太時，小伙計芸兒來報了這個消息。這消息真離奇，大家都爲之發呆了。

「你三叔，八成是何姑娘。既然來了，教她進來？」太太問鳳宸因爲何姑娘是他的人。

「好吧！」鳳宸毫無成見的回太太這句話，可是心中頓感種非酸非苦更非甜的特別滋味。

芸兒剛出走接着就是兩個黑胖胖的小夥抬進來個三層的食盒；盒蓋上縛着兩大捆紙。太太忙過來，將食盒打開。第一層是：一隻二斤來重的雞子，一條尺半長的鯉魚，一個二斤重的「肉方」。第二層是：十一個六兩重的大饅頭。第三層是：一封籤子香，一掛「五百頭」兩塊錦箔。「現在啥都貴，這份禮怕要花了四五百」。太太看罷這些祭品，暗中估量了一下。

供物還未擺好，一羣客人已擁着那兩女吊客來到後院。只見那兩女客：一個是年約五十來歲的老婦人；穿

了件嶄新的老藍竹布衫，墨羽緞褲子；兩隻還不到四寸長的小脚，收拾得周周正正，穿雙青緞子小鞋；就她的神情和舉止上看，出身並不微賤。一個年紀卻不大，只是病得骨瘦如柴，面黃似土，上氣不接下氣，披麻帶孝；半倚半靠的坐在張大圈椅上，由來福和黃老大抬着。

「這到底是誰？」

「慕家三太太，何家姑娘，有小三那年休回去的。」

「可惜了咧！從前真是個「樣支支」的小媳婦。瓜子面臉，有幾個碎白麻子，幾年不見，現在竟糟塌成這個樣子！唉！」

「這樣，還來燒哈紙？」

「方圓左近，誰不知道何姑娘是貞節女！前年楊鎮的局長顧大老要娶她做填房，她還不肯。」

兩個女客剛走進二門，東西廂的檐下坐的女客們已紛紛議論起來。

大圈椅抬到堂屋階前便放下了，爲的是屋內都是

女客。

「那位是大太太？」安詳而有閱歷的老姑娘問身旁的老媽子。

那個老媽子忙到供桌前向大太太低低噓了兩句。

「方姑娘你來照護下供物，我去同容說句話。」大太太向素來不愛管事現在在階上站着看熱鬧的二太太說。

「這想就是你慕大嫂，我是何姑娘的姑。因為她病得很沉重，一個人來我不放心，所以跟來。她是不能走動的你可以教女嫂們抬她到靈前。」大太太走過來時，老姑娘向她道了個萬福如此說。

「好，好，原來是何大姑」知禮的大太太忙回了個萬福很謙遜的說。回頭又望着旁邊兩個膂力方剛的老媽子說：「老李，老胡，你們把三太太抬到靈前。」

老姑娘代表她的姪女拈罷香，奠罷酒，照例來到靈旁哭了幾聲，經大家一勸，便收淚起來，到她的姪女身旁。何姑娘望着成雙成對的哥嫂，和狠心無情的夫君，

心裏比刀剜的還難過；滿想借着這哭婆婆的機會，把有生以來在過繼哥嫂，婆婆，丈夫跟前受的委屈，和慣於欺凌弱者的人們的冷嘲熱諷，都痛痛的哭出來，無奈氣力不支有淚無聲，只有哽咽的分兒。

靈前的景色本就慘澹，再點綴上個受盡命運的蹂躪的垂死病人，雖在青天白日下，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在場的人都感種深夜置身叢林的恐怖，悽惶；都覺人生只是一幕悲劇。連往日曾與風助浪，陷害何姑娘的姑太太也為她的愚節癡情所感動，本來是同二太太，大太太過來勸她的，反到哭得抬不起頭來。這種悲劇的空氣愈來愈厚，剎那間，一室之內，無人不珠淚紛紛。

「慕相公，他姐有話，同你說。」老姑娘含淚走到鳳宸面前傳達了何姑娘的意思。

對於弱者的同情，對於已往的孟浪的行爲的懺悔，視她如同路人，而且久經世故的鳳宸此時竟面色慘白，呆如木雞。當年自己靴帽藍衫，十字披紅同她拜天地，祖先的情形；洞房相對，自己的傲慢涼薄，她的婉順嬌

怯的情形；她被棄後，精神方面的失望，物質方面的窮乏；一切，一切，都夢一般顯現於他的心目中。

在此理性失了統御的能力，感情極力暴動的狀態中，鳳宸迷迷胡胡隨了老姑娘走到何姑娘的椅前

「也算是夫妻……一場！是我……我前世……燒了……斷……斷頭香……你……你為……哈？……生是慕……人……死……鬼……」五年來為他蘊蓄的愛戀，哀怨只迸出了這樣點斷斷續續的零語！她拉着鳳宸的手，淚如湧泉。緊接着，咯，咯，咳嗽了陣子，老姑娘忙用手巾去接着要吐的東西；「葱白頭」手巾上沾了不少紅迹。

「何姑娘！」鳳宸忙用向來對她不會用的誠摯，溫柔的聲調，含淚的叫她一聲；但對方默然無語，惟見她的頭漸漸向左邊歪，握他的手也漸漸鬆了。

湊慕老太太的勢，何姑娘也於廿八日出殯。原來在她弔喪的第四天，她這個人生悲劇的主角，已下舞臺。

她的墳就在慕老太太的墳的旁邊。墳旁有塊小小的石碑，上鑄「貞婦慕門何氏之墓。」她的目的竟達到了！

「死亦無別語，願葬君家土，儻化斷腸花，猶得生君家。」

「季樹芳刺血詩」一九二六，六，一八。

附註。

「糊塗」是用高粱麵拌的麵湯。

「串八子」即一串左右之意。

「竹節褲子」在褲腿中間鑲一節青布，釘兩條花辮子。

「半攔脚」即中等脚，不大不小之意。

「蘭花鬢」將額上的頭髮分成人字形然後拉在後面，纏在髻上。

「肉方」將肉截成長方形，是種祭品。

「五百頭」有五百個紙炮的爆竹。

「樣支支」即狠俏的意思。

「葱白頭」即極淺之淡青色。

## 我們的閒話

### 二十 論別號之弊害

做文章的人十之八九喜歡用別號，這自然有他的正當的理由，不好妄加非難，不過別號也有他的弊害，不可不知。別號定得好的，看了使人能夠猜到他的真名，那倒沒有什麼毛病；定得不好呢，叫人胡猜亂想，往往算出「不自隕滅禍延顯考」的禍祟來。譬如在朔風的那一期上有江宅家人李爺說過的一位重桂重老爺的文章，大家未必相信他真是姓重名桂，便想推測他的真形，於是湖北之凡號稱仲癸，中貴，衆鬼，或種龜的諸位老爺就不免都有點嫌疑，要被人猜作那篇罵陳文的作手了。所以，別號是頗有弊害的東西，能不用還是以不用爲是。說到這里，我這個別號大約也即當撒廢了，現在再暫用一回；他的意義並不是說什麼大德不踰閑，——不，決不會有那樣古，這實在只是一句淺近的白話，說

我們來大講其閒話罷了。我自然知道，老牌閒話的閒字是從門內月而非門內木的，但是，那個既是老牌，別人未便假冒，我這個門內木的閑字係仿「旺」麻子而作並非不記得字學舉隅也，合併聲明。（大閑）

### 二一

順天時報是日本軍閥的機關報，平日幸災樂禍，造謠生事，專替中國的反動勢力說話，這是共見共聞的事實。我常說，日本如真有與中國和好的意思，第一著便應自動地廢止這種漢文報，否則什麼事都無從說起。但是，在此刻的北京，順天時報倒反要算是最好的報紙了。你說這是多麼可憐的事？一向以報界明星自居的『報紙』到現在都緊閉起鳥嘴，什麼都不管，只是鼓吹劉百昭怎麼爲某鉅公所賞識，怎麼有教次之希望，夢想大蟲時代的復活。唯有順天時報在社說中屢次表示對於北京現狀之不滿，真有朝陽鳴鳳之概，北京報界唯一明星於是不得不推這個日本軍閥的機關報了。從前有一個英國人做了一本書，名爲印度隸英十二益說，我覺得不免

荒謬，現在眼見外國旗反能保護中國人民，外國漢文報反能替中國人說話，似乎所謂十二益也未必全是不確的了。

至於報界明星閉起鳥嘴來的理由，我還不大明白。大抵不是爲怕危險。三月十八事件發生以後，有某報每天發表長篇論說，證明羣衆領袖與校長教員應該負責，又羣衆確持有手槍數支，其爲共產黨更無疑義。夫在共產黨舉事（如該報及段政府所信）之後，危險尙多，而該報敢奮筆直書，與羣衆爲敵，可見其胆智不凡，非平常懦夫可比，今該報記者猶然健在，乃獨不下一字之批評，是殆有深意存乎其間，未必由於「光桿不吃眼前虧」主義，益可知也。意者該報記者以爲一切都是合宜，不能更贊一辭乎？如其然也，則順天時報所爲乃是妄談別國政治，仍屬不合，而其對於現狀之不滿更實屬違反知識階級（案即坐洋車的人）之心理者也。然乎，否乎？

（豈）

三

近來聽說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禁止學生看語絲，這在他老人家原是無足怪的，但是恰令我記起一件舊事來了。讀者寫信來說某期沒有寄到，或說寄得太慢，都是常有的事，其中只有一件事却很特別。有南開大學的一位某君寄信來罵我，說我吞沒他的一百另五分郵票，不寄報給他，真是「學匪」，現代社的燕樹棠罵得不錯云云。我不敢與法律大家去辯是不是學匪，但某君的一百另五分郵票我一眼都沒有看見，說我吞沒真是冤哉枉也。我不禁大狼狽，急忙去問管發行的人，查定報簿上早已登錄，報也早已寄去，我們即分別答復，可是近日某君又來信，說還沒有到。這又奇了！——今天從衣萍君得知上述的消息，彷彿得了一線光明，那一百另五分郵票的冤獄或者可以有解決之希望。我問訊某君一聲，您的報會不會是被貴大學沒收了呢？我們何妨來「試牠一試」。請您另外寫一個地址給我們，不要再寄在貴大學，看他到也不到。——喂，這壓根兒就是廢話，語絲既然收不到，某君那裏會看見這個啟事呢？乾脆還是

查一查姓名，寫信去罷

(豈)

## 「現代評論主角」唐有壬致晶報書

書後

豈明

一 原書

晶報社諸位先生足下：

我是一個愛讀晶報的。從晶報出版到如今，除了在旅行期間以外，幾乎不曾間斷過。在相忍爲國的上海輿論界裏，晶報獨能以委婉曲折的筆致，將社會的黑幕烘托出來，雖然不見得事事千真萬確，然也可使聞者足戒。所以儘管有人罵晶報是專門隱善揚惡，但我覺得這種刺時之作，未嘗不足以針砭人心，並不僅是使人快意而已。有時也想就所見所聞的趣事妙聞，寫幾樁充充晶報的篇幅，一則恐失於冒昧，二則也因事不干己，沒有勇氣去寫牠。但是現在有一點新聞，與我們有多少關

係，故敢不辭冒昧，向諸位先生說幾句話。這幾句話完全是說明的形式，決不是向閱者有所更正，所以誠懇地希望諸位先生不要將我這封信登出。因爲一則我本沒有更正的意思，二則登出來徒然使我們不利。

五月十二日晶報載有「現代評論被收買？」一段記事，是引用「語絲」的。現代評論居然會被收買，在諸位聽了，當然以爲是一件奇異的事情，所以驚訝地登出，而且着一個「？」符號在下面，可見得諸位還有不相信的意思。我所以敢於向諸位饒舌者，也正因這個？號，因爲若諸位竟據爲信史，那就沒有說明的餘地，而我也不必絮聒了。

現代評論被收買的消息，起源於俄國莫斯科。在去年春間，我有個朋友由莫斯科寫信來告訴我，說此間的中國人盛傳現代評論是段祺瑞辦的，由章士釗經手每月津貼三千塊錢。當時我們聽了，以爲這不過是共產黨造謠的慣技，不足爲奇，但是我們也很疑惑我們並不會反對共產主義，他們爲甚麼要造謠中傷呢？（這個理由直

到五卅慘案以後，方纔明白。）這種消息傳到了北京，恰遇着北大教職員驅逐王九齡的一件事。那時有一位與語絲有關係的北大教授，做了一篇罵王九齡的文章，要現代評論登載。文章的內容是攻擊王九齡如何販賣鴉片煙，如何逢迎唐繼堯，都是關於個人私德的話，而沒有政治上的理由。我們最初就持有『只論事，不論人』的主旨，對於這種謾罵攻訐式的稿件，便直截了當謝絕了。這是現代評論與語絲結怨之始，而三千元津貼的話也就由他們傳達於全北京，他們不僅在紙上寫，而且在講堂上對學生說。其後因五卅慘案，我們主張單對英日，而一部分人！尤其是共產黨！主張對付列強全體；我們主張這是『打地動』，只應對付外國，而他們主張這是社會運動，應一並對付國內資本家。我們的議論頗得社會的同情，而共產黨便疑心我們是國家主義者，有意和他們為難，便恨了現代評論。又因女師大以暴力搶奪女大校址的事情，幾百個女子大學生弄得流離無歸，現代評論社內有幾個人，因為本身是家長的緣故，加入了

女大維持會，說了幾句不平的話，這事更傷了語絲諸人的心。（因為女師大風潮中，從頭至尾，他們都居於主幹地位。）有這幾種原因，他們便一齊攻擊起來，甚麼反革命派呀，反動派呀，帝國主義者之走狗呀，文妖呀，奴才呀，畜生之畜生呀，都是我們的綽號。這一年來的語絲，猛進，京報副刊，國民新報副刊，都充滿了這種口吻，甚至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反基督教大同盟運動，竟將現代評論社的人都列入應打應燒的名單裏面。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還說甚麼呢？晨報便是好榜樣了。

當時我們也有主張用積極對付的。所謂積極對付，第一是辯解了。但是我們一想，假定說：你們（指他們）既說現代評論得了錢，便請你們拿出憑據來，他們可以說：你們（指現代評論）所得的錢是秘密費，不用寫收條的。假定我們說：我們既得了章士釗的錢，為甚麼還要罵章士釗呢？他們又可以說：你們（指現代評論）是不附帶條件的。想這種莫須有的話，使人辯無可辯。

要說與他們對罵麼？他們有許多機關報紙，而我們只有一個，正是一拳不敵雙手。而且他們甚麼話都罵得出，例如「口（從尸從穴）」「卵」，（見猛進第二十六七期）「臭婆娘口（從尸從穴）縫裏的陰虱」，「鳥」等字，（見語絲第七十二期）他們掉舌即來，而我們終覺得啞啞不能出口。況且現代評論是給社會觀覽的，不是替幾個人做辯護士的，我們若只圖鬪口，閱者又誰肯以寶貴的光陰，辛苦的金錢，聽村婦罵街呢？若訴諸法律，控訴他們毀害名譽的罪麼？這種風流官司，不知打到何時，結果還要加我們一個「勾結政府，濫用法權」的罪名，真是犯不着。所以我們終於只有隱忍之一途了。他們說我們是默認，我們只求「問心無愧」；他們罵我們是卑怯，我們只求「自反而縮」。纔是這麼着，我們又得了假紳士的臭架子，偽君子等嘉名。好在「事實是最後的證明」，現代評論的經濟狀態，是全靠報費和廣告支持的，支出方面只有印刷費雜費兩樣，收支差可相抵。至於稿件從來是日盡義務的，然而我們還不以為苦，反以

為樂，這都是受閱者獎勵的緣故。

現在北京社會壞透了。嫉妬，傾軋，陷害之風，無處不有。以造謠為有能力，以罵人為有勇氣。即如晶報所轉載語絲的一段話，從三千元減到一千元，總算是替現代評論銷了每月二千元勾腸債了。這不過是繞梁的餘聲，諸位便以為奇，若將一年來的語絲，京報副刊，國民新報副刊之類翻開看時，現代評論的劣蹟罪狀，更是罄竹難書。最妙是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部訓練冊批評現代評論，以為比甚麼洪水猛獸還厲害，竟是不容於死。這次造謠政策奏效，在他們總算是出了一口惡氣，而我們也可藉滅罪惡。所以我要求千萬不要將我這封信發表者，正恐挫了他們的興頭，而更謀進一步的手段。安知其其在國民軍時代，便以反革命之名相加，而在奉聯軍治下，不以共產黨的頭銜見贈呢？在國民軍時代做反革命派，固然是危險，在奉聯軍治下做共產黨，簡直是性命所關，請諸位千萬不要兒戲出之，就感德無量了。既然要求諸位不要發表，為甚麼偏又向諸位說

話，這種矛盾的行徑，豈不可笑。但因『？』的一符號，於驚訝之中，寓痛惜之意，正是惺惺惜惺惺，使我見了生出一種異常的激刺，便不知不覺說出這許多的廢話來，我對於任何報紙的批評，從來不曾寫過半個字。想諸位也看得厭了就此收場，順請撰安。唐有壬敬啓

(五月十八夜)

## 二 書後

我真好運氣，承上海的陳但一君寄給我幾片晶報，使我得見「現代評論主角」唐有壬君致該報書，有書這書後的光榮。據晶報介紹，「唐君名林，湘人，庚子烈士唐才常先生的二公子，革命家唐麟君之弟，」此外又是什麼善後委員，記者，主角，他這封信的價值可想而知。今對於如此尊重的信得有書後之機會，此所以實爲余個人之光榮也。

但是，不幸如唐君自己所說，這封信於現代評論實在頗有不利。唐君關於現代評論社收受章士釗的一千元之辯解，只能騙騙華東的人士，却不能騙在北京的朋

友。(這是所以「誠懇地」希望不要把這信發表的緣故。)俗語云，「青竹梢擦糞坑」，越擦越臭，現代評論這個「臭毛廁」經了唐君這一擦，不免又要使大家聞到臭氣，很對不起，雖然這並不是我的責任。現代評論的主角自己願意引起對於他們更不利的陳述，他是自己知道的。

唐君信裏所要說明的一點是現代評論并未被收買，即並未收受章士釗的一千元，——我說一千元，因為我聽見，說起，並且加以攻擊的只是這一千元，至於陳西瑩唐有壬所曉曉置辯的每月三千元，我並沒有說過，也沒有聽過。但是，唐君雖然敢於這樣說，不知道別的主角們，如石瑛丁燮林也能同樣地負責聲明麼？去年秋天語絲開始反對現代評論之後，對方託人調停，石丁二君那時對於章士釗的一千元也別無否認之勇氣，後來因爲現代評論不肯改變捧章的態度，這個談判終於決裂，但我個人對於石丁二位的那種老實態度却是很佩服的。現在既然又有唐君這樣有價值的否認的信，我們也

不能完全無視！今特提出要求，倘若唐君不是說謊，我要求東吉祥的正人君子，不，即以石丁等三四位代表亦可，能夠對著I B M C六位（注意，均非語絲社員，）北大同人以書面或口頭鄭重聲明現代評論社並未收受章士釗的一千元，倘若收受便是一「畜生之畜生」。那麼我也可以相信他們，替他們更正。但是，我想，即使現代社諸公是章士釗的徒黨，或者也還不至于連那樣無恥也學會了罷？

唐君是唐才常烈士的公子，我們不願過于詰責他，爲了那些無心或有意的的小錯誤，如語絲反對現代評論的原由，語絲與猛進及各副刊之相瀾，語絲與五卅事件及反基督教運動等。但是有一件事，我對於唐君不得不嚴重訓誡這便是說現代評論被收買的消息是從莫思科來的。我告訴唐君，我們所知道的，現代評論收受章士釗一千元的消息乃是從現代評論社出來的，收受國民黨一千元的消息也是如此。唐君却硬說這是赤俄的消息，信中又拉扯共產黨的言動，時時用「他們」這一個代名

詞籠統包括，這實在是一種卑劣陰險，沒有人氣的行爲。隨便說人是共產黨，這與前清時隨便說人是革命黨亂黨無異，不是常人所應爲的，唐君是烈士之子，尤其是不應這樣地不檢點，學一般散布「流言」的小人的行徑。至于自己上面聲聲口口說人家是共產黨，而後邊又說怕語絲的人會陷誣現代評論社是共產派，更不知說的是什麼昏話。唐君可以放心，語絲裏沒有像陳西瑩唐有壬這種陰險卑怯的人，決不會去勾結軍閥謀害異己的。呵呵，說章士釗的黨羽之現代評論社的人是共產黨，去告發他們！哈哈，這與指一隻吧兒狗說是豺狼何異，我們雖糊塗，也何至于此？唐有壬，唐有壬！你這兩番話真把賢父兄的名譽壞盡了，您怎麼會不堪到如此的呢？我勸你早日改悔罷。語云，迷途不遠，回頭是岸，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尙未爲晚，勉之，勉之！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 罪過

友萍兄：

秉璧 衣萍

自從你發表「愛麗」以後，就聽見有些小紳士們正顏厲色的怪你何必如此取材。我們的教育家還說這是小說家利用青年的弱點，他好像又說做這樣小說的人是有陷害青年的動機！這是多麼大的罪過呀！——但是，衣萍，我應該恭賀你，你的小說能深深地刺入人心，這便是你的成功，無論所得的報酬是咀咒或是惡恨。

「情書一束」雖然只蒙你在京時給我看了一兩篇你的初稿，而我所牢牢記得的，是你的作品，處處表現你的真實的大胆的描寫，那便是你的人格的表現，雖然我到如今還不曾讀到你的已經出版的「情書一束」。我總覺得我國現在流行的小說實在太灰色太乏味了，我們實在不需要那些文章美麗，辭句浮誇，粉飾虛偽的矯柔造作的產品，我最愛那胆子最大的 Gauthier 的作品，他將他理想中的婦女的美，婦女肉體的美，赤裸裸的繪出來。紳士們看了自然要驚惶跌倒。George Moore 的態度也十分直率坦白，他自己承認他自己的心理是病態，卑怯，愛女人。他似乎說所有的書，只要不講女人，便

不是書；即是好書也不是我們所愛讀的。他說 Dingo 的著作便是個好例。

●我現在要你吧「情書一束」快寄我一冊。Miss 房仲民那冊也請你從速派人送到她的學校裏去。她喜歡讀你的作品，比我盼望得更急。她完全是一個小孩子，她是我的妹妹，我知道她的。

你的生活，我很希望你能改進一些。三四年前，我同思永來找你，你寂寞地守着古廟西邊的一間房子，清瘦的面貌，熱烈的感情。現在呢，思永離開人間兩年了！我獨自來找你，你仍舊寂寞地守着那古廟西邊的一間房子，面貌還是從前一般地清瘦，感情還是從前一般熱烈。庭前的銅缸，銅缸裏的荷葉，大概是從前所沒有的吧，還多了一位多情姑娘，常來打破你的寂寞。究竟總不是好事，幾年來枯守着古廟的一間房子，感覺上也未免太單調而且枯燥了吧。愛好文藝的人應該設法使感覺不要十分枯燥單一纔好

(附答)

秉璧 五，二十一

這是我的朋友鄭秉璧君寄來的一封信，現在抄出發

表在這裏。自從「情書一束」出版以後，我直接間接聽見許多新聞。最奇怪的是一個中學校的學生們來信向北新書局定七十本「情書一束」，後來忽然又來信說是不要了，大約也是「教育家」說這是小說家利用青年的弱點的緣故。這在我本沒有什麼關係，只是出版的書局受些損失罷了，雖然我知道「情書一束」決不是「教育家」所能阻止流行，而且生意之佳，在北新書局最近出版書籍裏也算數一數二的。我最痛恨的是那以耳代目的盲人，他們其實未翻過情書一束的一頁，只是渺渺茫茫地說：「這是陷害青年」！我並不是說，「情書一束」是什麼了不得的勸善規過的書，普天下青年男女非讀不可，——如果我做得到教育總長，我或可以下一道指令，把情書一束列入大學課程內，可惜我非「老虎」，總長之夢，此生已屬渺茫，自難強天下之青年以讀「情書」，如吾家孤桐先生之強天下之青年以讀「經」，以學「古文」，以反對白話。然而我雖無術我乃磚塔寺畔的一小僧，却不妨大胆宣言：如果高中學生而不能讀情書一束，那樣中學教育可算完全失敗；果大學學生所不

能讀「情書一束」，那樣虛偽大學也該早點關門！

「情書一束」雖寫的不好，但態度却是十分嚴肅的。坊間舊小說，「陷害青年」(？)者何限，「教育家」能一一摧殘之乎？如果世界上沒有惡，那就根本用不着什麼教育。不，我不該談什麼教育，還是：溜溜去罷，鼻孔又塞起來了。至於秉壁恭維我的話，那是應該的，因為他是我的朋友。

衣萍

於傷風頭痛之日

## 不倒翁

林守莊

不倒翁是很好玩的。當我們還在孩提的時候，不倒翁是多重的紙糊成的，有五六寸來長，所塗的色彩，和現在無錫惠泉山的「泥阿福」如出同一的手筆的，不過比「阿福」就多了長長的鬚鬚，才名副其實。但是現在市上流行的不倒翁和從前的大不相同，那紙糊的國粹已被新興蠟燭的舶來品打「倒」了。現在的不倒翁大概都比從前小，有的只有小指頭一節的大小，花樣也比前為多，最多是戴紅帽子，穿綠衣裳的（自然還有別種美麗

的裝飾）洋娃娃，絕對不是像從前那麼的總是一個道貌岸然的老頭兒；可是我們並不替他取什麼「不倒姐」「不倒郎」的新名兒，却依舊「開眼睛子」地叫他不倒翁不倒翁，這或者就是任憑中國變得怎麼光怪陸離，總是很體面的「中華民國」的一樣的意義罷！

不知怎的我又想「概乎言之」了：

世界上似乎有許多東西和不倒翁一樣顛撲不破的。人，只要有一「做人之道」，也和「不倒翁」同樣的好命運。所謂做人之道，不外乎「看風擺舵」，「隨機應變」，「柳條似的腰支」，「蜜糖般的言語是少不了的」，「有時也不妨直腰板背，呷么喝六」，只須做得法而「不礙於倒」。譬如見了恩人要磕響頭；逢到上司（廣義的）替母親做壽或喪葬，就應虔誠拜跪；見了官場中人，要兩手捧了銅盆帽，高舉齊額，抖動幾下；碰到學界中人，只須將帽鞠躬；碰到比我地位低的人，只要略微點點頭，連不睬也不礙事的；若是碰到外國人，至少要歐化些了。至於思想方面，不妨經內省外觀之後，今天頌拜克魯泡特金，明天尼采，後天拿破崙，前天皈依的釋迦牟尼自然暫且不提。學得這個做人之道，自會攸往咸孚，快活一世，萬一時運不齊，竟為「國人共棄」，但請稍安毋躁，不

久有人要教你站起來說「東山不起，如蒼生何」的。

據說不倒翁的所以不倒，是重心偏在下部（大概屁股頭）的緣故。我們人當然不能和他比，不好把身體內上部有些重的心肝脾肺之類也移到屁股頭；不過有一大部分的聰明人似乎從不倒翁身上確鑿得到了生活的秘奧了！

有一天，鄰家的孩子（他是出名頑皮的）買了一個不倒翁在桌子上玩，玩了半天他厭煩了，他要使他倒個他偏偏不倒，一放手，他又搖搖擺擺滑稽地站起來了，最後，他竟捏了小拳頭把他乾脆地一拳打碎呢！他還笑着說：「你再站起來呀，你再站起來呀！」他真頑皮而有趣呵！

我在旁邊看着不覺好笑，同時就背誦八歲時在深溪小學堂裏讀得熟爛的教科書上的一首兒歌來：

「不倒翁，  
不倒翁，  
倒向西來倒向東。  
倒向東，  
倒向西，  
一生一世笑嘻嘻。」

一九二六，五，一。